



# 紅樓夢

丁姆科·馬萊諾夫等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

紅

鶴

丁姆科·馬萊諾夫等著  
馮炳中譯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紅 鶴 有版權

---

著 者 丁姆科·馬萊諾夫等

譯 者 馮 炳 中

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 
上海延安路一弄八號

印刷者 國風印刷公司

一九五四年四月初版 1—6000 冊

---

(文學·藝術) 55000 字 定價 4,000 元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柒號

## 前 言

保加利亞人民的文學是在長久不斷地鬥爭中成長起來的。在外國侵略者和法西斯獨裁者的殘酷統治與壓迫下，人民的言論是毫無自由的，儘管絞刑、牢獄時時刻刻地在威脅着進步作家，但是人民正義的呼聲通過了他們的筆，像利劍一般地刺擊着統治者，鼓舞了人民革命的情緒。

保加利亞的文學，隨着保加利亞的解放獲得了自由，人民才能無憂無慮地發出他們的聲音，其中充滿了愛祖國、愛人民、愛勞動、愛和平的精神，把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力量，保加利亞的新文學在大踏步地向前邁進！

保加利亞在十四世紀末葉，遭到封建土耳其統治者的侵略。以後的幾個世紀裏，保加利亞人民處在悲慘的境地。他們受到土耳其統治者殘酷的壓迫和剝削，他們無故地被屠殺與殘害着。保加利亞人民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和自由，與侵略者進

行了無情的鬥爭。土耳其人用盡了各種殘忍的鎮壓手段，却抑止不了愛國志士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意志。在反對侵略者的鬥爭中，湧現了無數的愛國革命家，用他們的鮮血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史詩。

在十九世紀中葉，出現了保加利亞的民族英雄拉柯夫斯基，他的機智、冷靜和英勇的鬥爭事蹟，鼓舞了為爭取獲得解放和自由而戰鬥的保加利亞人民。他是保加利亞爭取民族解放的使徒，在危機四伏、遍佈密探的環境中，祕密艱苦地組織着革命活動。「在危險中的使徒」這篇短文裏，充分地表現了土耳其統治者的愚昧無能，對照出革命家的英勇機智來了。唯有他這種鎮定的樂觀情緒，才能無畏地進行組織革命鬥爭。

在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援助下，保加利亞人民把土耳其統治者驅逐出境之後，代之而起的資產階級高高在上地佔據着統治地位，對人民進行了無情的壓榨和剝削，壓迫人民喘不過氣來。「唐寇叔的宏願」強有力地諷刺着資產階級統治者，揭露他們鄙卑無恥的欺騙行爲，這篇文章像一把利刃，刺破了統治者的假面具。

由於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，給保加利亞人民帶來了馬列主義，在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領導之下，對資產階級進行了英勇的鬥爭。人民的覺悟在不斷地提高，統治者的鎮壓越發地窮凶極惡了。在「紅鶴」一文中充分暴露了統治者的殘暴，給了人民深刻的教育。統治者的敵人「紅禍」，就是人民的朋友，在實際的體驗中，人民雪亮的眼睛看清楚了是非。

一九二三年的九月廿三日，英勇的、愛好自由的保加利亞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奮起進行武裝鬥爭，反對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以武裝政變篡奪了政權的亞力山大·蒼科夫法西斯政府。這個起義是世界上破天荒第一次反法西斯的武裝起義，它是在以喬治·季米特洛夫和華西里·柯拉洛夫為首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的。當時，起義的目的是推翻令人切齒仇恨的法西斯政府，建立一個工農政府。在這個鬥爭中，共產黨曾與保加利亞農民聯合在一起進行戰鬥。由於革命缺乏鬥爭經驗，沒有把主要的城市組織在內，而法西斯政權在九月十二日採取了大批逮捕共產黨人的手段，組織了各種武裝鎮壓，使起義不能在全國範圍內展開，因而遭到失

敗。在「九月裏的人們」這篇文章中，緊湊地描寫了當時龍姆區起義的情況。起義者滿懷熱血不顧一切地進行了反法西斯的起義，人民革命的怒焰在燃燒着，風起雲湧、揭竿而起地進行了反對獨裁政權的鬥爭。

一九二三年的九月起義失敗了，並受到空前殘酷的鎮壓；但是保加利亞人民並沒有被戰勝，革命繼續地進行着，出現了無數的革命英雄，留下了多少英勇的鬥爭事蹟，「最後三勇士」是這些事蹟中的一個範例，說明了正義的鬥爭是不會被消滅掉的。

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，英勇的蘇聯戰士越過了蘇保國境，保加利亞人民以兄弟般的熱愛來迎接蘇軍。他們終於推翻了血腥的法西斯獨裁政權，建立了人民政府。保加利亞人民久已盼望的解放和自由，到底得到了。在蘇聯無私的幫助下，保加利亞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大道，走上了新的、幸福的生活的大道。

解放了的保加利亞，在共產黨領導下飛躍前進。社會主義建設無論在工業、農業以及文化各方面都有了輝煌的成就，這是由於無數先烈用鮮血撒下的種子結得的

果實。因此人民愛護與珍惜着每一新的建設成就，同時更不忘記爲爭取自由幸福果實而壯烈犧牲了的愛國烈士。「在水的下面」就是述說當一個新堤建築成功的時候，反顧革命鬥爭中的烈士，如何忘我地、艱苦地進行鬥爭。

「永遠和羣衆在一起」描寫保加利亞農民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，個別農民對集體化的不信任。但事實勝於雄辯，合作農場的屢次豐收和場員生活的不斷提高，教育了個別落後農民，從此認識到惟有和羣衆在一起個人才有出路。

保加利亞的文化事業也有了很大的成就，文盲幾乎絕跡。「大拇指學文化」敘述在掃盲運動中，個別落後份子對於文化學習的抗拒，受到了事實的教育和羣衆不斷地幫助，終於消滅了這個村子裏的文盲。

自從農業集體化之後，保加利亞的農村面貌爲之一新。「伊麗娜回到家裏」的主人公伊麗娜離開家鄉祇不過兩年的光景，就在這短短的時期中，村子的面貌起了驚人的改變。這充分顯示解放了的農村，生產力的長足發展，也說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。

最後必須還要提到的，今天保加利亞的大部份邊境還受好戰份子爪掌下的政府統治着，戰爭販子們受了帝國主義的指示，隨時都在派遣特務和破壞份子潛入保加利亞國境進行陰謀活動，因此保加利亞人民對特務和破壞份子都具有高度的警惕性，「雪中足痕」就是人民與破壞份子進行鬥爭的逼真的一幕。

本集中所列入的十二篇短篇小說，均轉譯自英文版「今日的保加利亞」半月刊。儘管其內容各異，但却都是寫實地反映了保加利亞人民在各個不同時期的愛祖國、愛自由、愛勞動和捍衛和平的精神。

## 目 錄

前言	.....	一
在危險中的使徒	(伊凡·瓦佐夫)	一
當瞎子開始看見的時候	(阿里科·康士但丁諾夫)	一
唐寇叔的宏願	(麥克哈拉基·喬基夫)	九
紅鵝	(丁姆科·馬萊諾夫)	七
階梯的故事	(赫里斯托·斯米爾南斯基)	三
九月裏的人們	(愛米爾·高拉羅夫)	四
最後三勇士	(E·派克利娃諾娃)	四
在水的下面	(德萊高密爾·阿山諾夫)	六
永遠和羣衆在一起	(尼古拉·尼諾夫)	七

大拇指學文化 (A·奧茲奧諾夫) ······

雪中足痕 (拉底米爾·伊凡諾夫) ······

伊麗娜回到家裏 (安娜·卡米諾娃) ······

八〇九

## 在危險中的使徒

伊凡·瓦佐夫

部長會議大樓所在地，矗立着曲折的、叢聚一處的、醜陋而又陳舊的土耳其建築物。它的古老印度式的走廊盡頭，通到石子鋪砌的、狹窄的天井中。面西有一扇大木門，門前有兩個守衛警察。在右邊有一座土耳其教堂；左邊有一顆大柳樹，有些柳條低低地搖擺着拂掃地面，算是這裏唯一使人悅目的東西了。

在那年七月裏的一天，天氣清朗，一羣土耳其警察從大門裏走出來，在大樓前面的空地上聚集一處，交頭接耳地談了一會兒，然後分散開來，在不同的方向中消失了。

其中之一，有個皮膚黝黑、面孔臃腫粗糙、留着鬍鬚的土耳其人，他就是萬惡的阿里焦西。他沿着商業區前進（現在的他高夫斯卡大街），在狹窄排列着雜貨攤的街道和嘈雜擁擠的人羣中擠過去，不時端詳着某些人的面孔。當他來到契高維奇

旅店前面的時候，用巡視別的酒館的眼光，同樣地也在這裏巡視了一下，下意識並且頗有信心地感覺到他的「叛徒」在這裏會有着落，然後移步向旅店的入口走去。

這時，有一個警察向他走來，阿里焦西在旅店門口近處等待着他。

『你找到了嗎？』他放低聲音問。

『我找遍了也沒發現這個人。』這個警察一邊用手帕擦拭着他的短粗額頸上的汗一邊回答。

『你都仔細地檢查過了嗎？他的面貌你都記牢了嗎？他有廿五歲，頭髮很整齊，灰眼珠、中等身材、很瘦，穿着一件黑上衣。再到別的旅店去找，要特別注意眼睛，灰色眼珠，顏色很深。』阿里焦西像斥責僕人似的叱咤；同時眼睛監視着這個旅店，注意哪些人在進出，哪些人在走過。

『我明白了，阿里焦西，』警察走開去。

他們說的話是指瓦西爾·拉柯夫斯基，他就是警察們搜捕的對象。

當時，這個無所恐懼的「使徒」從巴洛夫底夫化裝羊毛商人來到索菲亞，進行

組織一個團體，這個團體後來由於搶劫了在阿利巴可納克的土耳其銀行而聞名。索菲亞的警察局在接到了巴洛夫底夫的告警電報以後就活動起來，成羣的警察在搜索他的踪跡。在這些警察之中，阿里焦西算是最機警敏捷的了，他在過去幾天裏一直在指揮着這次的搜捕。他對警察們發號施令，並且把有關「叛徒」的面貌和衣着的情報告訴他們。

這個「使徒」（別人都這樣稱呼他）的確是處在危險中。他對不合情理的事情從不退縮妥協，自信心強又能深思熟慮，並不把土耳其的警察放在心上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或因有無數次從敵人的手掌中溜掉；這次，他也並不相信警察們會嗅到他的踪跡。這時他在城裏的朋友們也還不知道這回事，所以沒有能安全地把他隱蔽起來。

阿里焦西尖銳的眼睛，盯着契高維奇旅店旁邊的依耳巧咖啡店，他在去旅店之前先走進了咖啡店。

在咖啡店裏有四個人：有一個客人是保加利亞人，長的又高又胖，穿着歐洲式

樣的服裝，坐在板櫈上吸水煙；依耳巧是咖啡店主人，正在磨刮鬚刀，在鏡子前面，他的學徒在給一個背向着門的客人刮鬚鬚。這個人的頭髮很整齊，穿着一件本地製的黑色上衣。

這個人就是瓦西爾·拉柯夫斯基。

阿里焦西向吸水煙的保加利亞人打過招呼，他認識這個人。然後走到店主面前，嚴峻地低聲問道：「你知道有這樣一個……商人在隔壁的旅店裏嗎，依耳巧？」

這個土耳其人把他要搜捕的人的面貌和衣着描述了一番。

「我不知道，阿里焦西，我和這個旅店沒有來往。」咖啡店主回答說，很鎮定地繼續磨他的剃刀。他並不認識拉柯夫斯基這個人，也沒有興趣去了解阿里焦西為什麼要找他。

「他的眼珠是灰色的，人是瘦瘦的……」阿里焦西重複地說，隨便地向拉柯夫斯基掃了一眼，僅看到了他的背。

他們談話的聲音雖然很低，在屋子裏的另外一些人也都聽到了。

學徒的手顫抖起來，剃刀也隨着顫動，好像要掉出去似的。恐懼使他的面孔變成黃色，這個可憐的孩子已經意識到他是在給拉柯夫斯基剃鬍鬚。

那個高大的保加利亞人按住在板櫈上放着的水煙筒，面色頓時白得像一張紙。這個人是萊斯托·高瓦契夫先生，他是拉柯夫斯基的朋友，心裏想這次「使徒」的性命算是完了。

鏡子反照出拉柯夫斯基的面孔，神色依舊很鎮靜，那冷若冰霜的臉上沒有一條肌肉在顫動，也沒有絲毫表情，這種超人的自持力，在他是必要的，他即使在最危急的情況下也沒有失掉過，這是他從事於冒險生涯的必要條件。

阿里焦西在板櫈上坐下來，點了一根煙。

『你怎麼啦？萊斯托先生，是不是在生病？』阿里焦西看到這個索菲亞人的蒼白不安的面色問道。

『噯，真是……阿里焦西……，喔，不！天太熱了……。』高瓦契夫有點口吃，慌亂地回答着。

『當心！孩子，拿好剃刀，別劃破了我的臉！』拉柯夫斯基嚴厲地對孩子說。

這個土耳其人心不在焉地轉向他的黑上衣看了一眼，然後就和高瓦契夫攀談起來。

高瓦契夫心裏在想：這個可惡的傢伙準是在等待他刮完臉，好好看他的面貌。

這下可完了！可是，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，他看到了使徒坦然鎮定的範例，頓時增加了他的勇氣，靈機一動地想起了阿里焦西的弱點——他喜歡喝酒。

『阿里焦西，喝一杯白蘭地吧？』他說。

這個土耳其人欣然接受了。

他把一杯廿五打蘭的酒一飲而盡，舐了舐嘴唇，向高瓦契夫點頭道謝，眼睛隨着明亮起來。

『熱天喝白蘭地酒能消暑，』高瓦契夫着重地說，『再來一點兒吧！』

他不等到阿里焦西有所表示，就又要了一杯廿五打蘭的酒。他也喝了並且用水